

治愈心灵的小黄鸭

文 / 赵妃蓉

茄山河

前阵子有一只叫“可达鸭”的小鸭子火出了圈,本来只是随快餐赠送的小玩具,辣有疫情的辰光,倒是让勿少人的心情得到了放松,也算是一种心理按摩。

讲到小黄鸭,总会想起小辰光音乐课上老师教阿拉的儿歌《小鸭子》,歌词是“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,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,小鸭子向着我嘎嘎嘎地叫,再见吧,小鸭子,我要上学了”。辣城市里长大,体会勿到歌谣里唱的选种场景,但是老早路边的小菜场会有人卖小鸭子,如果勿买还可以用鸡蛋和摊主交换。虽然我既没养过小鸭子,但伊拉毛茸茸的样子特别可爱,总让人摒勿牢要去摸摸伊。记得有心理专家专门研究过,抚摸宠物的皮毛可以让人心情愉悦,帮人降低血压,现在流行“撸猫”“撸狗”,应该也有撸方面的原因。

记得小辰光,我会趁买早饭的机会去撸撸小鸭子,埃歇辰光从来也没听说过禽流感,摊主也不会因为我既没钞票拿我赶开,反而还会搭仔阿拉撸点小朋友聊聊小鸭子的事体,邪气有耐心。看到自家篮头里的小鸭子有人欢喜,摊主也是老开心咽。我一直以为就算做生意也勿应该太功利,要晓得事物是会转化的,每个走过路过的人侪可能是潜在的顾客,今朝勿买勿代表下一趟勿会买。少一点功利心,可以让阿拉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到了我的囡囡牙牙学语的辰光,尤其是教伊数字的辰光,经常会唱:“门前大桥下,游过一群鸭,快来快来数一数,24678,嘎嘎嘎嘎,真呀真多呀,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”因为辣南浦大桥附近,辣阳台浪可以看到桥浪来来往往的汽车,黄浦江是看勿到的,更勤讲鸭子了,但是迭首儿歌却拓宽了囡囡的想象力。有蛮长一段辰光,伊总归觉得大桥下面是有一

秋高气爽食松茸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深秋辰光,菌菇正香;煎炸烧烤,松茸为王。

假使讲,秋天是吃菌菇的好辰光,掰来,松茸就是秋天菌菇里的王。从前,松茸侪是野生的,一年就长迭能一逮,又只长勒红松林搭仔黑松林里向;除脱专家,一般人也勿晓得伊迓勒啥地方,所以,老稀奇;而如今,能够改天换地的人类已经寻着了人工栽培的方法,松茸选种物事就有了两种境界:野生的,还是贵得野豁豁;家生的么,也就随便吃吃。当然咯,可以肯定的是,出啥钞票,吃啥味道。

松茸比较好的状态是头上那把“伞”像花苞一样,还没有打开;伞柄也是粗壮、结实的;迭个辰光,香味道顶顶浓;而眼前迭一小盒赤松茸,花苞已半开,香味道应该散脱勿少了;晓得伊是从黑龙江翻山越岭来到上海,又加上疫情年里,更勿晓得要经过多少

半用来烧饭;另外一半面拖,或者叫伊天妇罗。

松茸饭:松茸4只,用厨房用纸沾着水,轻轻交拿表面的齷齪弄清爽,像削铅笔一样拿带泥的根部以及发黑变质的部分削脱,汰清爽的松茸切成小块;橄榄油烧热,松茸倒下去,勿用翻,等香味出来后,加料酒、生抽、盐以及适量清水烧开,笃一歇就拿松茸撩出,用适量松茸汤水加入淘好的适量大米,饭烧好后,拿松茸铺勒饭表面,再焖5分钟左右,盛出来之前,拿饭搭仔松茸拌拌匀。好吃得来,滑糯的米饭里有鲜洁的松茸香气。

面拖松茸:淀粉里加只蛋,加点点料酒,加一点点盐,调成薄糊;松茸竖起来对半切,或者切成三片;先蘸少许干淀粉,再摆勒蛋糊里拖一拖,入热油炸到两面金黄捞出,吸干油,趁热蘸香醋吃,味道老好。

趟核酸检测,真真要谢谢天,谢谢人。

掰天,一小盒赤松茸8只,一

老里一早

搬出亭子间快四十年了,当年住的亭子间已经被高楼取代,但住在亭子间里的那些日脚,我仍旧记得清清爽爽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同妻子花了两年的辰光,几乎踩坏房管所的门槛,终于靠“照顾”分到三楼朝北一间7平方米的亭子间结婚生子。随着儿子慢慢长大,亭子间越来越显局促。当时,政府为解决居民住房困难,由地区房管所分房改为单位出资买房或建房给职工居住。为了解决住房困难,我写了第一份分房申请。在这份申请中,我对家里的困难写得比较笼统,总共只写了二三百字。交上去后领导回复,阿拉单位暂时既没可以分配的房源,等有了再讲。

过了两年,我听说

沪语中古语

南北通用『先勿先』

文 / 叶世荪

“先勿先”在上海话中解释为首先,意思是:别的什么也不说、撇开其他不谈而必须最先顾及的事项;譬如:“考试面试先勿先自家心态要摆正”“疫情期间收到快递先勿先喷药消杀一番”。有时也有不十分强调时间概念先后,表示:仅就此项而言。

这个“先勿先”是上海方言熟语应该没有异议,《上海方言词典》《上海话大词典》等权威工具书中都赫然在列。但在四川、贵州等地,也都有“先不(勿)先”的说法,意思大同小异;在四川方言里表示“首先”,在贵州安顺等地方言里表示“从前、早先时候”。最让我惊讶的是,该词居然也属于北京方言! 微信求证北京的朋友,得到例句:“咱先不说豆汁那味道,就熬豆汁那功夫都是祖传的先不先”。《北京话大辞典》对该词的注解是:“首要的条件”;辞典中还引用了一段大量儿化音的京腔小说做例句:“这事是你伸的头儿,分赃时你先不先说什么手机物归原主儿,没你的事儿了,什么玩意儿呀你?”这个被《汉语大词典》列为方言的词语,俨然可以畅行京沪、通兑南北!

说怪不怪,各地方言说到底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根脉的传承,而古代汉语则是这个根脉

上海话里的“齷齪”

文 / 福 华

疫情之下,出门戴口罩,回家洗双手,已成了人们的习惯。相反,在上海闲话中,对不注意卫生习惯的不良行为,会说一句:哪能介(gù)齷齪!

上海人说:“枕头、被头齷齪了,拿出去汰汰。”齷齪,即脏脏和不干净。这个词的使用可追溯到古代。明末清初学者黄生在《义府》中说:“俗语谓污秽之类为齷齪。”元代高文秀《黑旋风》第一折:“他见我风吹得齷齪,是这鼻凹里黑。”此处,齷齪是指垃圾或脏东西,有一首上海山歌唱道:“弹式子齷齪,吹式子灰尘……”

源于物质的不干净,齷齪这个词又引申到形容行为、做法或作风的不干净。明代归有光《亡友方思曾墓表》:“……与其客饮酒放歌,绝不与豪贵人通。间与之相涉,视其齷齪,必以气陵之。”《醒世恒言》第29卷:“我看陆公所为,是一个有肝胆的豪杰,不比那齷齪贪利的小辈。”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丑恶行为或品行不端的小人,上海人会骂一句:“迭个家伙齷齪来兮!”

慢嚼细品新米饭

文 / 王志良

新米上市,女儿网购了一袋,我忽然想起当年吃过的新米饭。

那年我到海丰农场务农不久就到了秋收时节,尽管农场里的盐碱地稻谷产量勿高,但颗粒饱满,一阵风吹过,金色稻浪起伏,让人心生喜悦。

掰天,收工回到寝室,汰好浴,涂上驱蚊剂,摇着纸扇,来到寝室前空地与大家边闲聊,边等开饭。大队广播喇叭响了起来,大队长宣布:今朝夜饭吃新收割的大米,大家敞开肚皮吃,勿收饭票,吃饱为止。顿时引起一片欢呼。原来完成收割以后,大部分稻谷上交,剩下的少量新米,大队长决定犒劳一下大家。

大伙手拿碗筷疾步朝食堂赶去。食堂里灯火通明,一溜摆放着好几只盛满米饭的大木桶,炊事员挥舞着饭勺,为每个人盛上满满一大碗饭,勿够还可以添。米粒颗颗晶莹,缕缕饭香飘散在

夜空里。吃到嘴里,软糯滑爽,舌尖上浸润着甘甜,丝丝缕缕,慢慢地沁入心脾。

之前我从来既没吃到过新米饭,迭顿夜饭也既没啥下饭的菜肴,但我伴着灯光,吃了满满三大碗。最后,又偷偷盛了一碗,打算放到第二天早上烧泡饭吃。同伴张君平时说话文绉绉,大家伙叫伊“博士”,伊讲起新米饭极富诗情画意:选种新大米,细嚼慢品,舌尖上跳动着,江南小桥流水般滋润……对于“博士”个描述,我深以为然。

之后的岁月里,我勿仅吃过江南鱼米之乡产的新大米,还吃过东北黑土地产的新大米,每次侪会让我想起当年辣农场里吃过的新米饭,想起“博士”口中小桥流水的韵味。

灯光伴饭,慢嚼细品,这就是生活的味道。